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市糴考　市

宋

孝宗隆興元年詔軍興以來一應朝廷科降幷督視行府兩淮節制司江淮宣撫司都督府收買軍需蓋造營寨之類並係科撥經總制及支降激賞錢糧於州縣和買措置尚慮官吏貪緣掊斂不即還直許令人戸越訴仰所屬監司按治以聞　乾道六年臣寮奏每遇大禮凡所需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足於平民並不支還

價直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奸宿猾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闊之典豈不能捐十数萬緡錢選清强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許客旅販賣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絶去奸弊乎詔從之

淳熙元年詔諸路州縣市令司日下並罷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價支錢不得科抑減尅如違以違制論許民户越訴　壬子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詔監司開具散酒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　五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等奏夔路之民爲最窮而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三色

民力重困所有大寧鹽課委無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鹽課積剩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𪧐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若干可以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全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作民間每歲貼助之費民力可以少蘇並從之　十一年臣寮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帛折錢二色惟湖州吉安一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于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絹紬又以細絲織綾許以粗絲織絹謂之屑絹自前任顏度申請改屑絹爲絲絹遂使此邑重困續後邑民皆詣闕陳訴已蒙朝廷仍舊許納屑絹而夏稅產絹猶有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粗絲

織造從之　臣寮言聞諸州軍受納夏稅官吏邀阻間有將堪好絹帛強行打退却置場用低價收買其官中既已買下退絹多作畸零折納高價不恤民病利其贏餘欲望嚴禁今後州軍置場收買退絹許人戶越訴令監司御史覺察違戾科罪從之

寧宗開禧三年詔紹興府均敷和買

理宗嘉禧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值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爲奸積日既久類成白著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須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申

嚴禁從之　紹定時李鳴奏會稽郡賦重民貧以和買一色言之其爲額當一路之半雖淳熙特與之蠲減紹熙併與之均科而民之困於供輸仍在此無他其爲額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絹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既與民相資民亦樂爲官市是之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直弗償鑿空科取無復有所謂買矣送輸少緩鞭撻即加無復有所謂和矣重以物價翔踴視昔何啻數倍官但督迫民惟怨咨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核爲定額一半理估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行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與權申請將列郡和

買一體施行難乎其爲辭矣然尚有可得而言也朝廷之待會稽不當與諸郡等也永安陵寢弓劒藏焉歲時之祭享稽虔有常使命往來項背相望他郡有之乎其不同一也南陽帝鄉近屬居焉田連阡陌有司不敢問勢傾閭里疲民不敢較他郡有之乎其不同二也會稽有他郡所無之盛美宜得他郡所無之蔭覆今乃有他郡所無之騷擾而又負他郡所無之供輸爲民父毋獨不當爲之動心乎臣自到官以來士夫之論議民庶之陳請莫不皆以和買重困爲言臣伏而思之置而弗問則傷民行而大寬則傷國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減額得如嘉定之一半理估足矣或曰放行一郡則援例而起

者將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恤以其爲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爲毓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輒以例言何例之援乎淳熙十六年詔於紹興府和買絹內特減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不聞他郡援例也鑑湖古未有租今變爲湖田輸于大農者六萬此會稽額外之產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予乎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紹興府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例一半理估施行使怨咨之氣消歌頌之聲作如是則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懽忻悅懌矣此實祈天永命之一非但爲一郡設也

遂

太祖神冊三年三月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

太宗置南京城北有市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

聖宗統和三年十一月詔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　六年七月觀市　七年十二月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開奇峯路通易州市　耶律隆運爲大丞相以南京歲不登請免百姓農器錢又請平諸郡商賈價從之

道宗咸雍七年四月禁布帛不中尺度者

金海陵正隆六年四月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溫湯置市

章宗明昌元年七月詔罷西北路蜈蚣山市場　泰和六年正月設點檢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

宣宗興定三年正月議行均輸又勅和市邊城軍輸毋至抑配貧民

元

世祖中統四年正月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　至元元年正月立諸路平準庫　二年三月括民間南貨官給其直　十三年正月立回易庫于諸路凡十有一掌市易幣帛諸物　二月勅上都和顧和買並依大都　十六年十月張融訴西京軍戸和買和顧有司匿所給價鈔計萬八千錠官吏坐罪以融為侍衛

軍　是時和買木綿布限嚴且數崇安尹楊靚區畫有方不厲于民　十八年九月勅新安縣民復和顧和買　十九年九月命軍站户出錢助民和顧和買　二十年十月立和林平准庫　罷雲南造買金箔規措所　二十八年二月汪總帥言近制和顧和買不及軍家今一切與民同詔自今軍勿輸　三十年詔出征軍毋以和顧和買煩其家

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詔大都路和顧和買及一切差役以諸色户與民均當　大德二年十二月詔和市價值隨給其主違者罪之　七年三月追收元降除免和顧

和市圖書

仁宗皇慶元年禁諸王駙馬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民　延祐七年（時英宗未改元）鐵木迭兒言和市織幣薄惡由董事者不謹請免右丞高昉等官仍令郡縣更造徵其元直不許

泰定帝泰定二年四月和市牝馬有駒者萬匹

文宗天曆元年九月命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關軍馬

順帝至正十四年二月詔和買馬千北邊以供軍用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每匹給鈔一十錠

皇明

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顧和

買擾害於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時值對物兩平收買或客商到來中買物貨並仰隨即給價如或減駁價直及不即給價者從監察御史按察司體察或赴上司陳告犯人以不應治罪　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務要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覈實依期開報毋致高擡少估虧官損民上司收買一應物料仰本府州縣照依按月時估兩平收買隨即給價毋致虧損於民及縱令吏胥里甲鋪戶人等因而剋落作弊　二十六年定凡民間市肆買賣一應貨物價值須從州縣親臨衙門按月從實申報合干上司遇有買造辦等項以憑照價收買

宣宗宣德八年令各處買辦諸色物料聽差殷實大戶齎價於出產地方收買供用　九年令應天府買辦物料於都稅司支鈔給主

英宗正統二年令買辦物料該部委官一員會同府縣委官拘集該行鋪戶估計時價關出官錢仍委御史一員會同給與鋪戶收買送納　三年令買辦賞賜達官器皿及鄉試會試合用紙劄等物并遇有買辦之類皆估計價鈔數目照舊具奏限一月內赴庫領散不許過違如官司暫用發卓器皿係買辦者用畢送工部廠計收以待再用　八年令　朝廷所用物件免有司買辦查出產地方於存留糧內折收解京沿途官司應付船隻

脚力南直隸府并山東者送北京該衙門收歲終廣東浙江湖廣江西四川者送南京衙門收歲終具奏　九年令歲用果品厨料照舊支領官錢派買不許於存留糧內折徵　又令凡遇造作等項急用物料止於官庫關用有不敷者方許具奏先給官價派買

景皇帝景泰六年令京城內不係常久開張鋪面及小本出攤提買等項買賣俱免買辦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議准自本年爲始每半年一次將供用等庫并各倉場一應合用糧草等項山東河南二道管糧官員查訪行令宛大二縣造冊六本空立前件二本送巡青科道二本送巡視庫藏科道一本送巡視中

城御史一本送該司與九門委官公同參酌如先估與市價相合不必更易其間物料時有貴賤價有低昂應增應減務要酌量時宜上半年不過正月下半年不過七月務依期照例會估　三十二年議准行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隸所屬凡遇會派年例錢糧務要以京估爲準有餘者減不足者增

今上萬曆九年令九門鹽法委官會同科道將各倉場料草及各庫物料價銀參酌往年近日舊冊量加增減著爲定規以後非物價大相懸絕不得再行會估

權量

太祖洪武元年令兵馬司并管市司二日一次較勘街市

斛斗秤尺并依時估定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　二年令凡斛斗稱尺司農司照依中書省原降鉄斗鉄升較定則樣製造發　直隸府州及呈中書省依樣製造較勘相同發下所屬府州各府正官提調依法製造較勘付與各州縣倉庫收支行用其牙行市鋪之家須要赴官印烙鄉村人民所用斛斗秤尺與官降相同許令行使　二十六年定凡天下官民人等行使斛斗秤尺已有一定法則頒行各司府州縣收掌務要如式成造較勘相同印烙降民間行使其在京倉庫等處合用斛斗秤尺等項本部較勘印烙發行

憲宗成化五年令京城內外并順天府所屬地方諸色貨

物行人依式置造斛斗秤尺天平等件赴官較勘印烙方許行使違者如律治罪兩隣知情扶同隱匿互相借用者事發一體究治

武宗正德元年議准工部行寶源局如法製造好銅法子一樣三十二副每副大小二十箇俱鏨正德元年寶源局造字號送部印封發浙江等布政司及各運司并南直隷府州各依式樣支給官錢一體改造須降用使

世宗嘉靖二年議准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所得牙錢入官官牙埠頭容隱者笞革役 凡諸物行

人評估物價或貴或賤令價不平者計所增减之價坐
贓論入己者准竊盜論免刺　凡買賣諸物兩不和同
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爲姦
計賣物以賤爲貴買物以貴爲賤者杖　若見人有所
買賣在傍高下比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笞　凡私造
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
减者杖工匠同罪　若官降不如法者杖提調官失於
勘者减一等知情與同罪　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雖
平而不經官司校勘印烙者笞　若倉庫官吏私自增
减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而不平者杖以所增减物
計贓重者坐贓論因而得物入己者以監守自盜論工

匠論杖監臨官知而不舉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　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實及絹布之屬紕薄短狹而賣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

穆宗隆慶四年六月戶部條議恤商事宜　一定時估言物價與時低昂而錢糧因時辦納若先期估計則貴賤無憑或倉場遠近儎費多寡遥度懸斷豈盡合宜此後九門鹽法委官與十三司掌印官及巡青科道估價上半年定於五月下半年定於八月俱以十六日爲期務在隨時估價不得執一其內庫監局召賣物料價亦倣此　一議給價將御馬三倉壩上等馬房錢糧原屬山東河南督理京道者俱改於太倉關各草場料草原派

數少者給以全價數多者給以三分之一完日補給皆以時估爲率其兩省督糧官既無關領之援則催督宜嚴如有怠玩者劾治　一嚴禁革各庫監局及牛羊象馬房等倉西安等門典守官吏有索求抑勒者悉治其罪　一裁冗費其減各倉場草束斤數及脚夫庫秤之冗食者　一酌坐買凡料草數多一時難以猝辦者宜於秋冬二孟之月坐買不得仍前全坐致費高價陳草悉令發賣或如數補放未給價者速給之　一公僉鄰各商果貧困不能供役者具通狀告補轉行巡青衙門驗實方許舉報富戸更代疏入　上悉從之

上萬曆元年令九門鹽法委官會同科道將各倉場料

草及各庫物料價銀条酌往年近日舊册量加增減著爲定規以後非物價大小懸絕不得再行會估　二十九年工科給事中秦舖商向年　題　請編審之日舊商報之臣等核之報之不實則失在舊商核之不真則失在臣等若豪猾之徒公以賄免則罪在奸商公報新商查雍劉欽等二十八名如查雍等十三名郡中最稱富厚劉欽等十五名亦皆中人之產可協工役者雍等乃倚恃錢神擅通關節倖免止遺劉欽等十五名以數人之力支煩劇之役在雍等享富藏厚積之饒在欽等遭傾家蕩產之困　國家之工程自奸商誤之象魏之法紀自奸商撓之若不嚴行禁止痛加罪治竊恐再報

之商陳雍等之故智做已售之奸謀妄肆攀援矣伏乞
勅下該部今次衙報新商俱勒限三日內投遞認狀
供役其有遷延逃懊斯托求退者許該部拜臣參送法
司從重究罪各衙門亦毋得借稱官校佐役名色曲爲
代題如此則通都有斧鉞之嚴舖商無偏累之苦而臣
等亦可以免公役躭延之慮矣

市舶互市

宋

孝宗乾道三年罷兩浙市舶司以言者論兩路市舶所得
不過一萬三千餘貫而一司官吏請給乃過於所收故
也　淳熙六年趙雍等奏光州復置中渡榷場官御前

恐有衷私經在榷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檢察禁物不令過界上曰御前目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如淮白北果之屬毫髮不曾買淮白魚也

寧宗嘉定中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眞德秀知泉州首禁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

理宗景定四年七月置榷場於樊城

按宋史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人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王𩥎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

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已無及惟自咎耳

遼

太宗時南雄州高昌渤海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驪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來易于遼者道路繈屬　會同二年五月禁南京鬻牝羊出境

聖宗統和二十二年與宋通好復置榷場于振武軍　二
十三年北院大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闕部人貧乏請
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爲便
興宗重熙八年正月禁朔州易羊于宋　十一年六月禁
氈銀鬻入宋

金

太祖時于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置榷場以
易北方畜牧
熙宗皇統元年正月夏國請置榷場許之　二年五月許
宋人之請各置榷場于兩界以通互市　九月命壽州
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

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唐鄧潁蔡鞏洮膠西諸處榷場而專置于泗州尋攻宋亦罷之　五年八月命榷場起赴南京

世宗大定二年四月夏使乞互市從之　三年市馬於夏國榷場　四年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潁密鳳翔秦鞏洮諸場　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麵及羊豕之脂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　十七年二月諭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大賈交通恐枉害生靈不可不備其陝西沿邊榷場可止留一處餘悉罷之令所司嚴察奸細　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榷場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綏德爲要地可

復設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邊民因緣爲姦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並罷之上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絶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令綏德州復置一場仍許就館市易　十二月禁壽州榷場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贄見場官之錢幣也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書省以泗州榷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爲增修舍屋倍設闌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餘皆修完之　是歲諭有司夏國使可令館内貿易一日尚書省言舊制許貿易三日從之　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四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

為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須雜物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膀荔枝五百斤圓眼五百斤盧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乾三百箇蘇木千斤溫柑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秤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宋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

秦州非于城大定間歲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

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十九貫　承安二年九月以夏使朝辭詔荅許復保安蘭州榷場初金主雍謂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命罷之至是仍許復　三年九月行樞密院奏斜出等告開榷場自今年十一月貿易尋定制隨路榷場若以見錢入外

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　是年宋界諸場以攻宋皆罷　泰和八年八月以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榷場遂復置于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

宣宗貞祐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兗州復開設秦州榷場歲所獲以十數萬計完顏弼奏其擅置宣宗曰朕固許其從宜也　三年七月議欲聽榷場互市用銀而量數稅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盡忠權叅知政事德升曰賞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斂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爾况許之乎今軍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

矣上曰當許之　興定二年四月完顔素蘭請宣諭

高麗互市從之

元

世祖中統元年置互市于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

死　二年於高麗鴨綠江西立互市至明年正月罷高

麗互市　至元元年罷高麗互市　十三年定江南凡

隣海諸郡與番國往返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

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回帆必驗其

所至之地及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大抵皆因

宋舊例而爲之法也又制大舶給公驗船給公憑每大

船一帶柴水船八櫓船各一驗憑隨船而行或有驗無

憑及數外夾帶即同私販犯人杖一百船物並沒官內
一半付告人充賞公驗批寫物貨不實及變賣滲泄作
弊同漏船法財物沒官舶司官吏斷罪不敘　十四年
四月置榷場于碉門黎州與吐蕃貿易　十二月立市
舶司于泉州　又立市舶司三于慶元上海澉浦以福
建安撫使楊發領之每歲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
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時客
船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其所徵亦與番貨等上海市
舶司提控王楠以為言於是定雙抽單抽之法雙抽者
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　十五年八月詔行中書省蒲
壽庚等曰諸番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

因番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　十一月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　十八年九月詔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　十九年用耿左丞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諸物仍聽舶戶通販抽分　二十年六月定市舶抽分例舶貨精者取十之一粗者十之五　十月忙古䚟言舶商皆以金銀易香木於是下令禁之惟鐵不禁　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于泉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七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番爲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

之半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買賣者依例抽之官吏奉行
不虔者罪　二十二年併福建市舶司入鹽運司改曰
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　二十三年括諸路
馬凡色目人三取其一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
之　正月禁賣金銀銅錢越海互市違者罪之　二十
四年三月忻都奏發新鈔十一萬六百錠銀十五百九
十三錠金百兩付江南各省與民互市　二十五年禁
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番出糶違者罪之　二
十六年沙不丁上言市舶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
百兩詔貯之以待貧乏者　江西宣慰使胡顒孫援沙
不丁例請至元鈔千錠爲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爲息

從之　二十九年六月日本來互市　十一月中書省定抽分之法及漏稅之制凡商賈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之地賣者細色於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輸稅其就市舶司買者止于賣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船物貨依例斷沒　初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是年冬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以防海道　三十年立海北海南博易提舉司稅依市舶司例　定市舶抽分雜禁凡二十一條其要者泉州澉浦溫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舶司凡七所獨泉州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十一分之一以爲稅令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溫州市舶司并入慶元

杭州市舶司并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于回帆之日皆前期至抽解之所待舶船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違期及作弊者罪之從行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言也　三十一年時成宗已即位詔有司勿拘海舶聽其自便尋又以舶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逐而閱之

成宗元貞二年八月禁舶商毋以金銀過海諸使海外國者不得為商

仁宗延祐元年立市舶提舉司仍禁人下番須江浙省給牒以往迴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私

往者沒其物　七年以下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于外
國乃罷市舶司提舉司禁賈人下番貨
英宗至治二年復置市舶提舉司于泉州慶元廣東三路
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特禁子女金銀絲綿下番餘並
無沮
泰定帝泰定元年諸海舶至者止命行省抽分　三年宮
中買寶貨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價毋得勒減稽遲
以病商人
文宗天曆元年以宮中買寶貨靡耗國財詔加禁止凡上
獻者以違制論　十一月詔日本國舶商至福建博易
者江浙行省選廉吏征其稅

順帝元統二年中書省臣請發兩艅船下海通番爲皇后
營利
皇明
吳淵頴論市舶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
任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便
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
計較商轉而爲寇商道旣通則寇復轉而爲商彼其旣
犯國禁思圖茍安因啗引勢家惹起奸圖按　國初禁
海之例始因倭夷違諭而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故欲
閉絕之非以通商之不便也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
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市利在彼國則強請勘合

倭王遂不能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濘寧惡少甘蹈覆固而肆橫行推厥所原各有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耳

按　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致伐然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嚴而三市舶司如故市舶初設太倉黃渡尋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北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有市舶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自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

大明律凡泛海客商船船到岸即將貨物盡實報官抽分若停塌沿港土商牙儈之家不報者杖雖供報而不盡者罪亦如之物貨並入官停藏之人同罪告獲者官給賞銀二十兩

太祖洪武四年　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成祖永樂元年十月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　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英宗正統八年也先阿魯骨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

價也先遂大舉入掠大同宣府振挾　駕親征遂致北狩天順以後互市遂絶彼以貢馬爲名邊將啖以厚利羈縻而已

憲宗成化十四年令遼東馬市許海西幷朶顏三衛夷人賫買開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日開二次各夷止將馬匹幷土産貨物赴彼處委官驗放入市許賫有貨物者與彼兩平交易不許通事交易人等將各夷欺負愚弄虧少馬價及偷盜貨物亦不許撥置夷人指以失物爲由扶同詐騙財物分用敢有擅放夷人入城及縱容官軍人等無貨者任意入市有貨者在內過宿規取市利透漏邊情事發俱發兩廣烟瘴地面

充軍遇赦不宥　十七年題准廣寧開原二處俱開馬
市其通事三年一換
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台數千人登岸焚
刼巡撫朱紈訪知舶主大姓家番貨皆以虛值轉鬻
牟利而值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禁毀艅艎而請鐫
暴貴官大姓戒諭之不報　二十八年秋七月朱紈又
言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
主匿牟利因爲鄉道躪我海濱宜正典刑刑部覆奏眞
僞未審宜俟覈報臺臣劾紈注措乖方顓殺啓釁　上
令紈還籍聽勘而訊海防諸臣　時俺答入寇　京師
震駭仇鸞上言北虜生齒日繁毫髮仰給中國周尚文

不得已貨啖之邊事稍寧夫通貢固不可與其邊臣交通獲利孰若　詔許欵塞互市恩出于上乎疏下兵部議聞　三十年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荅義子脫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聞鸞曰永樂成化中嘗設馬市於遼東待海西女直及朶顏三衛今虜求開馬市留使為質縛叛示信似宜暫行議入

帝問相嵩云一年開二市亦宜乃遣史道往大同理互市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今議開馬市其不可者有十其謬有五夫互市和議之美名也和則上無以解

列聖之恥下無以洩百姓之怨而忘天下之大義一

陛下　命北伐人思自奮一旦講和失天下之大信二

堂堂　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之大威三　天下豪傑盡思決一死戰一和而灰豪傑効用之志四　將士偷安懈天下經武之心五　宜大吏民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六　天下歲荒民困人心思亂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　張武經年竟成虛言長胡虜輕我之心八　我不能制彼而反爲所弄墮胡虜狡猾之計九　互市不已我財日匱忘天下根本之計十　或謂外開馬市而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於和犬羊無厭敗盟反掌耳謬一　或謂我方乏馬虜肯以良馬畀我乎和果可必安事戰馬謬二　或謂互市之後漸許通貢可爲永利不知通貢徒手取利不如

互市之有值且亦何暇討求乆耶謬三　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得和者喜則失者必怒矣謬四　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國威養寇亂壞天下大計者其禍甚於戰謬五　疏聞　帝以阻撓播惑謫狄道典史　三十一年虜以市利薄入寇大同仇鸞倚通市不爲戍守備大同總兵徐仁巡撫何思禁軍兵拒虜諸將擁兵拒虜獨指揮王恭戰死　代府饒陽王上狀　上逮徐仁等褫其職罷史道　制復言開馬市者死著爲令　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胡宗憲遣生員蔣洲胡可顧使倭宣諭還報倭夷志欲通貢市本兵力議不可乃止　四十四年

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故設市舶以通貿遷屬以近海奸民規利起釁爰議裁革今人情狃于近利輙欲議復不知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爲艱此釁一開島夷嘯聚禍不可測市舶之議遂寢

穆宗隆慶五年二月兵部請以王崇古馬市八議下廷臣會議可否從之　三月兵部復請以崇古議俺荅王號餘酋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歲貢期已過二月聽於三四月後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入市馬匹之數以杜爭端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等物不得闌出

又言套虜事體與宣大不同宜令陝西督撫更議可否　上允行之　九月宣大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

事竣大同得勝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市順義王俺荅部馬千三百七十匹價一萬五百四十五兩私市馬騾驢牛羊六千撫賞費九百八十一兩新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黃台吉擺腰兀愼部馬七百二十六匹價四千二百五十三兩私市馬𩧬牛羊三千撫賞費五百六十一兩宣府張家口堡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郡卜大成部馬千九百九十三匹價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𩧬牛羊四千撫賞千五百兩市皆無擾疏入邊臣遷秩頒賞有差

今上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宣府巡撫王象乾奏事竣鎭城張家口易買過酋把都白洪大永郡卜大成台吉等

夷馬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匹用過貨價銀十一萬三千九十三兩八錢零撫賞用過銀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五兩九錢零該年仍有各虜酋未貢馬價未領撫賞約筭該留銀三萬三千七兩三錢零如後各夷至市求討照數補給如不復討銀貨聽挨年支用實比原定市賞額数節省銀四萬六千二百有奇　二十八年六月遼東巡撫李植奏虜人挾市非誠乞亟會議以決大計其畧謂遼左馬市創設有年諸撫賞貨物自二十二年以前共止費銀二千四百餘兩至二十三年委馬政官俞方策兼管或聽夷酋重名詭名或比舊例加倍甚有增至三四倍者二十四年增至四千五百餘兩二十五年

增至六千四百餘兩二十六年前撫臣張思忠察其弊端稽查裁抑仍用過二千七百餘兩虜反要挾宣大之賞張思忠不勝其憤具疏請革馬市遂罷此廣寧馬市因革之大略也义州木市自前撫臣李化龍題小歹青欲在义州大康堡順河運木進邊賣買李化龍酌量題請許撫臣止酒食爲犒行之三年無譁後因將領多有短值勒掯夷木者夷人恨之焚木而去不復再來木市遂罷此义州木市興廢之大較也二市之設皆一時覊縻之術與宣大和欵不同順之則撫叛之則罷此夷方市彼夷即搶無歲無之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犯石屯城犯廣寧鎮閘原靖安犯义州慶雲犯兩河犯瀋陽

犯東勝堡犯中右所損傷輸兵四五年間未嘗不開市
未嘗不大搶往事可徵矣今三月二十日賊五百餘騎
從大鎮堡二十一日四百餘騎從西平四月初一日五
百餘騎從黑庄巢等堡各入犯虜既背約分搶且不休
何忠順之有而欲與之市撫賞之耶　二十九年九月
延綏侯代巡撫王見賓奏套虜吉囊諸酋求通馬市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兵科給事中桂有根奏在內遙度
莫若行新任巡撫計議　上允行之十二月戶部覆薊
遼總督萬世德奏夷人輸誠求撫奉　旨朶顏各夷馬
木二市准開復撫賞照二十三年例行寧前木市亦聽
便宜開復仍督道將嚴脩戰守不許從旁阻撓牽制奴

那二酋禰進雙貢也并准行

按今之論禦寇者一則曰市舶當開一則曰市舶不當開愚以爲皆非也何也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分而言之則非矣市舶與商舶二事也合而言之則非矣商舶與寇舶初本二事中變爲一今復分爲二事混而言之亦非矣何言乎一也凡外夷貢者我　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在廣東者專爲占城暹羅諸番而設在福建者專爲琉球而設在浙江者專爲日本而設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明矣西番琉球從來未嘗寇邊其通貢有不待言者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

爲十年人爲二百舟爲二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也今若單言市舶當開而不論其是期非期是貢非貢則遂貢與互市爲二不必俟貢而常可以來互市矣案 祖宗之典章可乎哉何言乎二也貢舶者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也日本原無商舶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泊廣東之私澳官稅而貿易之既而欲避抽稅省陸運福人導之改泊海滄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夏季而來望冬而去可與貢舶相混乎何言乎二而一一而二也海商常恐遇寇海寇惟恐其不遇商如陰陽晝夜判然相反爲商者

昜常有爲寇之念哉自甲申歲凶雙嶼貨壅而日本貢使適至海商遂販貨以随售倩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原田私澳東洋船遍布海洋而向之商船悉變而爲寇船矣然倭人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者與福人潜通改聚南澳至今未已日本夷商惟以銀置貨非若西番之載貨交易也福人利其值倍其抽稅買尖底船至外海貼造而往渡之雖驅之寇不欲也此固無待於市舶之開而其互市未嘗不行者也貧者剽掠肆志每歲犯邉雖令其互市彼固無貲也亦不欲也此非開市舶之所能止而亦不當反錫之名目者也故不知者謂倭寇之患起於市舶不開市舶不開由於入貢不許許其入貢通其市舶中外得利寇志泯矣其知者哂

之以為不然夫貢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也無僞我　國家未嘗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則市舶未嘗不通何開之有使其來無定時驗無左証乃假入貢之名為入寇之計雖欲許得乎貢既不可許市舶獨可開乎或謂日本國王號令不行山口豐後互相雄嚙金葉勘合爛於兵久矣如責其期拘其驗則彼終無繇貢而市舶終無繇開矣須弘包荒之量昭無外之仁可也又不然夫貢而無驗招寇之囮也貢而無期弛備之階也緩其期稽其驗隄防猶難矧可頻貢而勿驗哉大抵善施恩者施之於威伸之後則人知恩今寇犯順數年雖屢大捷而禍猶未殄

倭木知畏也此須删清之後俟其請罪求貢或如永樂初檢斬對馬壹岐故事夫然後許之則撫下之仁事上之義兩得之矣

糴

宋

孝宗隆興元年詔福建提舉司具到本路見在常平米九萬九千二百餘石義倉米二十九萬五千六百餘石令本司契勘如無陳腐不須更行收糴從中書門下省請也　二年詔司農少卿陳良弼往浙東點檢常平等倉良弼言比點檢七州常平倉其間失陷借支埬爛失收米麥共二十七萬六千二十餘石并常平錢一萬四千

四十餘萬乞委提舉官徧詣所屬刬刷餘省錢米代納如所償未足俟收納秋苗日盡償從之　戶部言諸路節次承降指揮和糴先拋降下末糴見錢銀并兩浙運司合椿今年歲額糴本移用錢及諸路常平剩下糴本等錢共二百萬貫令行在并隆興建康鎮江府衡鄂州置場收糴米斛共一百萬石依舊作常平椿管緣逐路提舉司循習住滯不催督錢糧因而過時有悞收糴欲將所科糴錢數劄下逐路提舉常平官兩浙運司日下計置盡數赴逐處糴場交納仍各具已催起錢數申尚書省從之　乾道元年臣寮言去歲江西湖南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此一弊也州縣

各以水脚耗折爲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斛脚百方乞覓量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縻費此三弊也以斛引償價許之還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價至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詔逐路委漕臣并提舉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如安坐不恤奉行簡慢必罰無赦　二年王曮等言和糴之弊害及于民爲守令罪朝廷抛降有定數而州縣額外倍科朝廷降糴本于州縣而州縣十不支一二乞令州縣各置場申嚴條法從之　三年劉珙自汝南召還初入見論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抛州縣既乏之錢將何置場收糴

民間關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倘能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糴之數望詔止之上嘉納　五年臣寮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束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甚嚴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遇朝廷拋降和糴却以出剩之數虛作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申嚴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　六年新權發遣衢州胡堅常進對奏廣糴常平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矣　八年戶部楊倓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一斗別納五合即正稅不及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上即納一升惟充賑給不許他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年來雖間有災傷去處支給不多訪聞

皆是擅行侵用從來未曾稽攷乞下諸路常平官限半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放支數目仍開說逐年有無災傷檢及取給過若干并見在之數實計若干目今在甚處椿管結具保明文帳稽考施行從之　淳熙二年詔諸路常平司每歲于秋成之際取見所部郡縣豐歉各及幾分如有合賑糶賑給去處即仰約度所用及見管米斛若干或有闕少合如何措置移運並預期審度施行仍須管于九月初旬條具聞奏　四年范大成奏關外麥熟倍于常年緣去歲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于耕作故其效如此上曰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奏去

年止免關外今從季䌓之請盡免蜀中和糴一年為患
尤廣　尚書省言信州常平義倉米元申帳狀管九萬
三千餘石今次提舉司申有六萬八千餘石及至盤量
止得一萬二千九百餘石皆是虛数提舉官李唐到任
已及二年並不檢察是致闕米有誤賑濟知州趙師嚴
通判李桐係乾道三年到任之人所由帳狀隱蔽虛妄
詔李唐特降兩官放罷趙師嚴李桐各降兩官不得與
堂除　詔平江嘉興府安吉州禁販米下海其販至臨
安府者毋得遏糴弁詔趙與權提領其事一應浙東州
縣并許浦金山水軍一體遵守違者權聽按察　六年
進呈荆鄂副都統郭杲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襄

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畜積欲寄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上曰于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合用倉廒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申奏　是年上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指揮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有申到處故也　七年三省奏去歲豐稔今歲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路諸郡上供米初令就近赴金陵鎮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　八年趙雄奏今雖米賤猶慮其無錢可糴欲行下去歲旱傷州縣於義倉米內支給至三月終止上曰正倉腐惡遂詔去

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早傷去處已令多出樁積斛米廣行賑糶今雖聞諸路米價低昂不平其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無錢收糴深可矜憫令州縣鎮寨鄉村抄籍姓名將義倉米賑濟務要實惠及民如州縣奉行不虔仰本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覺察以聞重寘憲典　十一年勘會諸路州縣義倉米斛在法合隨正苗交納唯乞賑糶今收成在即當議指揮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各行下所部州軍仰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不得侵隱他用候歲終具舊管新收數目申尚書省

十二年臣寮言伏見淮上州軍逐處皆有樁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府采石鎮沿

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食州郡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糶不行今秋成在近望先次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糴詔趙汝誼于建康務場見樁管會子先次取撥一十五萬貫委官就采石倉措置依在市時直收糴樁管　是年令提領封樁庫所支降會子一十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九貫付淮東總領所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二貫付淮西總領所三十萬貫行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糴樁管米本錢支用　又詔封樁庫支降會子五十萬貫委浙西提舉羅點和糴米二十萬石淮東總領所取撥鎮江府見樁管會子二十九萬貫湖廣總領所取撥鄂州幷大軍庫見

樁管會子共三十萬貫並就豐熟去處置場浙西提舉
就平江府置場招糴堪好米斛仍一面取見實值開具
申尚書省毋令稍有科抑　十三年詔沒官田産合拘
收租課入常平違者科罪　臣寮請約束諸路納義倉
米上曰亦不須得若有違戾自當行遣今後更不降指
揮　十五年司農等言臣寮劄子切見豐儲倉初爲額
一百五十萬石不爲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
緩急必失措擬乞下戸部司農等　相度以每歲諸州合
解納行在米數若干及諸處坐倉收糴若干預行會計
以俟對兑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于陳新未接之時
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糶俟秋成日盡數補糴則是五

十萬石之額永無銷耗此亦廣儲蓄之策也從之
光宗時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曰去年朝廷以淮浙
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令嚴遏糴之禁恵甚渥也
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敷糴于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
爭糴于下江淮兩浙司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
多齎錢物四處收糴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直以
相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民細民日要添錢糴米富豪
愈見閉糴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饑餓不給之
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到去處皆病於此及入湖北
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止蒙朝廷抛降和糴十萬石緣
湖北地廣人稀耕耨滅裂種而不時俗名漫撒縱使收成

亦甚微薄每到豐稔之年僅足贍其境内萬一發泄出
外必至價直翔湧常年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爲極貴
今米直陡添數百貫猶未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姓困
於貴糴無以自給甚可憐也况本府既有補糴又有和
糴数目既多深恐置場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
復不免敷之百姓上下相乘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
定價正當秋成米賤之際只擬一時市直每石作一貫
五百具申及到後來諸處官司商販競來爭糴米直陡
貴官司但以事干朝廷只執原價不敢增添馴至今日
輸猶未足乃是百姓受錢於米賤之初而輸米於增價
之後甚者家無見儲不免轉糴以償於官焦熬如此可

不速爲之計哉臣昇勘本府合糴米十萬擔諸處申到已糴及七萬尚有三萬未糴而見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未令起發以此見得淮浙亦不待此米之來所有未糴三萬若得少緩收糴却得蘇此一方之民緣今已是五月若俟朝廷行下然後住糴恐不及事臣已令本府將糴未足米數且權住糴以待回降度使青黃不接之交留得此米接濟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寧宗嘉定九年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

十五年倪祖常守徽州州民困于和糴爲申省罷之

陳耆卿奏曰臣聞豐歉在天而制其豐歉者在人制歉之法莫如和糴和糴將以利民也而民或以爲害其

故何哉夫有粟者之欲錢猶有錢者之欲粟也彼旣欲之則惟恐和糴之不行爾而乃以爲害者非其情於事情蓋由民與民爲市此其所樂也民與官爲市此其所畏也畏官而復虐於官故寧閉戶以失利毋寧傾囷以賈害市之價增官之價減一害也市無斛面而官有斛面二害也市以一人操槩量無他費焉而官之監臨者多誅求者無厭三害也市先得錢而官先槩粟有候伺之苦有錢陌不足之弊四害也四害不去故凶年未有其利而豐年已罹其擾名雖爲和實則強之也比歲郡國間苦水潦而亦多以稔告民得粟即飽未暇爲饑饉謀也朝廷降度牒以收糴此意甚溥第恐所在州縣未

能痛戢吏姦萬一如前四害之陳則其關係邦本不輕而況邊備方殷積粟實塞之策尤今所急誠宜播告有司毋遇收糴則必增其價而先予之錢蠲其斛面而俾自操其槩量吏有騷動取羸者必寘之于罰如是則雖一日萬斛彼將樂趨之不暇裕民實邊二責併塞失今不圖後將愈難惟陛下裁擇

理宗寶慶三年詔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凡有米處申戢遏糴之禁從汪剛中請也　十一月汪剛中奏乞下戶部總所江湖荆襄兩淮漕司行下和糴州縣毋得科抑仍令產米之處增價招誘違者重寘于罰從之　紹定元年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曾從龍奏州縣賑民之法

有三曰濟曰貸曰糶濟不可常惟貸與糶爲利可久今撥緡錢一千萬有奇分下潭州十縣委令佐糶米置惠民倉乞比附常平法從之　十月趙至道奏乞行下諸路漕司嚴飭和糴官吏毋得多取增量擾民不憚與官爲市從之　二年進知臨安府官一等以和糴有勞也　四年七月臣寮奏建劒之間秋霜害稼乞下諸司措置般運廣米應濟市糴從之　臣寮奏乞嚴飭州縣科糴及人戶投糴不即給錢多取斛面之弊其州縣折苗並依祖宗成法止以下戶畸零減直折錢違者劾寘典憲從之　五年八月臣寮奏乞行下兩淮荆襄諸郡將見樁管米各具實數或令侵移責令補足沿邊和糴高

價招誘不可均敷民戶嚴立賞格仍與定限庶幾及時辦集內外皆有預備詔令戶部詳度上于尚書省　六年正月監察御史何處久奏乞申飭諸道轉運司嚴飭所部州縣不許過糴如歉郡招誘客販委官告糴仍具數上之朝廷其阻糴苛稅者令御史臺劾奏從之　紹定中曾用虎知興化軍事立平糴倉捐楮幣萬六千緡爲糴本益以廢寺之穀歲歉價高則發倉以糶之歲豐價平則散諸寺易新穀爲藏焉　二月即官王定奏義倉爲官吏蠹耗上曰此自是民戶納稅于官專爲水旱之備務令覺察　是年趙立夫進對畢上曰目今和糴不可緩立夫奏臣昨尹京邑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糴事痛革吏

奸遂得不擾而辦上曰奸弊多端嚴與關防庶幾百姓樂與官爲市 嘉熙二年十二月詔諸道和糴去處給時直平概量毋得科抑仍申嚴秋苗苛取之禁 三年九月以江湖浙東建劍汀邵旱傷詔諸路提舉常平司覈所部州縣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仍飭制總司今後毋輒移用違者坐之從左司諫徐榮叟請也 淳祐元年詔提舉司毋得以常平侵移其義倉另項樁收仍措上于尚書省 三年八月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禁 汪剛中至蘭溪歲旱郡倚辦勸分剛中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惜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得循環迭濟 七年出豐儲倉米三十萬石

以平糴價　九年九月提領戶部財用趙與𥲤創制新倉三百餘間貯米一百二十萬石欲以淳祐爲名及照豐儲倉例辟官四員從之　十年七月上諭輔臣曰和糴本非朝廷之得已若官司奉行無擾則人戶自樂與官爲市訪聞近年所在和糴未得朝廷抛降預行多敷富室大家臨期卒以賂免而中産下戶反被均敷之害以至散錢則吏胥減尅納米則斛面取贏専計誅求費用尤夥民間所得糴本每石幾耗其半其何以堪可申嚴約束　是時葉夢鼎知袁州轉運使和糴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有無窮之患從之　寶祐中牟子才知太平州郡有平

糴倉以米五千石益之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
其息助糴本　景定元年上問近日京城米價貴似道
奏見行賑濟以平市價此去秋成糴價必減　二年上
曰遞年和糴止及民戶今歲水潦若此凡御前庄米亦
照民間所科之數輸之有司以示上下一體之意
度宗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
倉遇米貴平價出糶　監察御史趙順孫上言今日急
務莫過於平糴乾道閒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
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踴未
知所畱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
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愈減陛下念小民

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顧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一年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　九年臣寮言州縣交量科糴之弊乞行下江西湖南運司各仰遵守已降指揮遴選諸郡清強正佐幙職等官互往隣郡交納和糴不許差右選及權豪等貪謬之人充應仍各遍牒本路州郡守倅毋使奸吏生事淹滯所委之官如有違戾從御史臺覺察聞奏

遼

聖宗統和十三年冬十月令郡縣置義倉歲秋熟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儲倉社司籍其目歲歉發以賑民　十五

年詔免南京舊倉粟　時東京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
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内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
法出舊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
十萬石雖累兵興未嘗乏用
道宗太康時耶律孟簡以中京饑減價糶粟以賑民
金
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秋
熟命有司增價和糴
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後倉廪久匱遣太子少師完顏
守道等山東東西路收糴軍糧除戸口歲食外盡令納
官給其直　三年謂宰臣曰國家經費甚大向令山東

和糴止得四十五萬餘石未足爲備自古水旱所以無患者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爲二年之儲若遇水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糴以足之京師之用甚大所須之物其勑戸部宜急爲計　五年責宰臣曰朕謂積貯爲國本當修倉廩以廣和糴今聞外路官文具而已御筆不留心甚不稱委任之意　六年八月勑有司秋成之後可於諸路和糴以備水旱　九年正月諭宰臣曰朕觀宋人歷誕恐不能久遵誓約其令將臣謹飭邊備以戒不虞去歲河南豐宜令所在廣糴以實倉廩　詔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　十年十月上責戸部官曰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于他處

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爲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濟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　十二年十二月詔在都和糴以實倉廪且使錢幣通流又詔凡秋熟之郡廣糴以備水旱　十四年詔定常平倉制中外行之其法尋廢　十六年五月諭右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畜其令所在和糴以備緩急　十七年三月尚書省奏賑東京三路粟不能周給命自今預備當以爲常　四月尚書省奏東京三路十二猛安尤缺粟者已賑之矣有未賑者詔遣官詣復州曷蘇館路檢視富家畜積有餘者增直以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糧　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

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慶雲縣霧鬆河等處遇豐年多和糴

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常平倉勅省臣詳議以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減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于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况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

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糶詔從之　三年八月勑常平倉徃徃有名無實况遠縣人戶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糴粟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倉儲備戶口三月之糧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戶以下備五千石河南陝西以宜儲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

有倉仍舊否則刱置郡縣吏受代所糴粟無壞一月內同勾管交割給由如無勾管亦准上交割違限委州府幷提刑司差官催督監交本處歲豐而收糴不及一分者本等內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省至月斟酌黜陟　九月勑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督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爲永制又諭尚書省曰上京路州縣未有常平倉如亦可置定其備粟數以聞　十二月勑華州下邽縣置武定鎮倉京兆櫟陽縣置粟邑鎮倉許州舞陽縣置北舞渡倉各設倉草都監一人縣領之　四年七月諭旨戶部官聞通州米粟甚賤若以平價官糴之何如于是有司奏中都路去歲不熟今

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販繼至故也若即差官爭糴切恐市價騰涌貧民愈病請俟秋收日依常平倉條例收糴詔從之　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戶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收稅粟二十萬五千餘石臣等以爲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常平倉似不必置遂止　五年五月上曰聞米價騰湧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糶之其明告民不須貴價私糴　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定其永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

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稍豐而米價猶貴若復預糴恐米價騰湧於民未便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羨餘日舉行　六年七月勑宰臣曰畿內饑饉之地令減價糴之而貧民無錢者何以得食其議賑濟省臣以爲缺食州縣一年則當賑貸二年然後賑濟如其民實無恒產者雖應賑貸亦請賑濟上遂命閭閻饑荒之地可以辦錢收糴者減價糶之貧乏無依者賑濟　時北京民方乏食完顔襄請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缺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大悅　承安元年六月上以百姓艱食詔出倉粟十萬石減價以糶　時馬壁

謂邀濵主簿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屋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于民民苦之璧白漕司罷之民大悅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礪糴于河南諸郡令民輸輓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糴民輸之餘粟侍御史黄摑奴言汝礪所糴足給歲支民既于租賦之外轉輓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餘以爲歸貲而又強取之可乎且糴此有日矣而止得二百餘石此何濟也詔罷之　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于京師穀價翔踴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

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穀亦隨之若今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無妄增價官為定制務從其便　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言河北人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伏見沿河諸津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商人無利誰肯為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罹兵華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從民輸販為便詔從之又制凡軍民客旅粟不于官糴處糴而私販渡河者杖一百沿

河軍及畿察權豪家犯者並以物沒官 上以河北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命尚書省措畫之省臣奏河北艱食販粟北渡者衆宜權立法以遮糴之擬于諸渡口南岸選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易之北岸以囘易糴本兼收見錢不惟杜奸弊亦使錢入京師從之 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斂之煩亦兼并之家有以奪之也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質券名爲無利而實數倍饑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農工甫畢官債未了而囷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也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朞月而

息三倍頒明勅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詔守臣行之　是年榷河東南路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邀糴事見塩門　興定元年上頗聞百姓以和糴太重棄業者多命守臣加意　六月以戶部郎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尚書收給潼陝軍馬之用奏糴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　八月立和糴賞格

哀宗天興二年八月蔡州加設四隅和糴官

元

初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于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其常平倉至元六年始立

常法豐年米賤官爲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爲減價糶之八年以和糴糧及諸路倉所撥糧貯焉　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糴糧充貯義倉　皇慶二年復申其令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矣

世祖中統二年置和糴所于開平以戶部郎中宋紹祖爲提舉和糴官　始以鈔一千二百錠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糴叁萬石

按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糧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兵不乏食馬不乏芻而民亦不困其爲法蓋亦善矣第行之既久官吏之需求百出價值之高下懸殊名雖和而實則強也市糴糧之法見於各年下不

錄塩折草之法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則例每年以河間塩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師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塩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塩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塩四萬引云

四年三月遣使和糴京東　又以觧塩引一萬五千道和中陝西軍儲　五年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至元元年勑北京西京宣慰司隆興總管府和糴以備糧餉　三年南京等處和糴四十萬石　四年命沔州等處中納官糧續還其直　七年尚書省臣言河西和糴應僧人豪官富民一例行之制可　八年驗各路糧粟價直增十分之一和糴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石

十五年置甘州和糴提舉司以備給軍餉賑貧民

十六年以两淮塩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糧　十九年九月發鈔三萬錠于隆興德興府宣德州和糴糧九萬石　二十年以鈔五千錠市於北京六萬錠市上都二千錠市應昌　二十一年以河間山東两浙两淮塩引募諸人中糧　四月以鈔四千錠於應昌市糴　九月發塩引七萬道鈔三萬錠於上都和糴　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　二十二年冬十月以鈔五千錠和糴于應昌府　又詔江南民田秋成官爲定例收糴次年減價出糶　二十三年發鈔五千錠市糴沙静隆興軍糧　二十四年官發塩引聽民中糧　十二月以揚

州杭州塩引五十萬道兊換民糧　二十五年桑哥言

自至元丙子置應昌和糴所其間必多盜詐宜加鉤考

從之　二十七年和糴西京糧其價每一十兩之上增

一两

武宗至大二年尚書省臣言臣等竊計國之糧儲歲費浸

廣而所入不足今歲江南頗熟欲遣使和糴恐米價暴

增請以至大鈔二千錠分之江浙河南江西湖廣四省

於來歲諸色應支糧者視時直予以鈔可得百萬不給

則聽以各省錢足之制可　九月立常平倉以權物價

豐年糴粟麥米穀俟價高之時減價以糶

仁宗延祐四年二月勅郡縣各社復置義倉初世祖時趙

天麟上策曰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軍民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各出粟麥貯之當社社司檢校勿使損壞當社饑饉即用賑給至于隋末公私廪積可供五十年長孫平之力也迨至元六年有旨每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每遇年熟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官司並不得拘檢借貸動支後遇歉歲就給社民食用社長明置收支文曆無致損耗自是以來二十餘年于今矣然而社倉多有空乏之處頃來水旱相仍蝗螟蔽天饑饉薦臻四方迭苦轉互就食老弱不能遠移而殍者衆矣彼隋立義倉而當今立義倉而貧豈今民之不及隋民哉臣試陳之令條款使義倉

計丁納粟意以饑饉之時計丁出之以取均也又條欵使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儉之日驅丁豈可獨半食哉又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居無田者豈可坐視而獨不獲哉樂歲粒米狼戾乞丐者踵門猶且與之況一社之人而至儉豈宜分彼此哉是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乖陛下之本心也伏望陛下普頒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築倉窖一所爲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聚之凡納例常年每畝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勸督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同社豐歉不均

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凡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儲多每口日二升勸爲定體凡社長社司掌管義倉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檢借貸及許納雜色皆有前詔在焉如是則非惟共相賑救而義風亦行矣　是時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萬石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御史劉恒請興義倉

泰定帝泰定二年九月以郡縣饑勑有司治義倉　四年正月燕南廉訪司請立眞定常平倉不報

文宗至順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言明年海漕米二百六十萬石恐不足若令運九十萬而命河南發三十萬江

西發十萬爲宜又遣官賫鈔十萬錠塩引三萬五千道於通漷陵滄四州優價和糴米三十萬石又以鈔二萬五千錠塩引萬五千道於通漷二州和糴粟豆十五萬石鈔三十萬錠徃遼陽懿錦二州和糴粟豆十萬石並從之
順帝至元元年立常平倉　至正二年中書左丞太平以粟貴而金銀賤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不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　十四年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命貢師泰和糴於浙西得百萬石　十五年冬十月命和糴粟豆五十萬石于遼陽
皇明

英宗正統四年十月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瘠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歛又相其地開濬陂塘脩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脩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

無切於此　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　命戶部急行之
五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　勑分詣兩
畿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
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憲宗成化十八年正月　命南京糴常平倉糧時歲饑米
貴南京戶部議減價糶以濟民俟秋成平糴還倉
世宗嘉靖十二年戶部尚書許讚言郡縣贖鍰引稅多乾
沒無稽宜令糴穀備賑從之
今上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戶部覆福建巡撫金學曾題
鄉官陳長祚林鳴盛倡義建常平倉于官勸義倉于民
又有義廪以倡縉紳之尚義者及知州車大任等官俱

行紀録長祚等量加服色以鼓尚義　上是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終